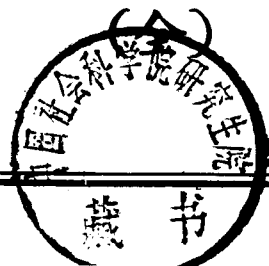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二七號

據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徐敬等纂修 影印

甘肅省

會寧縣志



9605/15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574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壹一版

會寧縣志

全一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9之二號

電話：三七〇一三二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和平西路二段70巷83弄29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道光庚子春月

續修會寧縣志

板藏尊經閣

續修會寧縣志序

會寧之地夏商以前無稽也之周之初秦非子主馬汧渭其季也秦穆公創霸西戎地始在所闢中始皇兼并天下分爲郡縣會寧之縣無聞焉自漢至魏有襄武枝陽祖厲烏水之稱而會寧之名以肇自唐至明有烏蘭

西寧敷川保川之稱而會寧之名始
復其間遷徙不常分合無定山川人
物之紀泯泯罕傳良以昔時地當邊
遠不如今日之轉爲中土也世受鋒
鏑不如今日之安於蕩平也民多散
折不如今日之萃爲都聚也而在有
明隆萬之間套鹵之蹂躪爲尤甚志

經兵燹無復片簡之存前宰高公拱辰之遺跡渺乎不可得矣

國朝雍正間前宰楊公稷乾隆初前宰金公兆琦黃公顯祖皆欲修而未竟其未竟也必有善藁之存而惜乎事隔六十餘年至前宰畢公光堯始拾諸貢生王守基武生范良謨之手

二君子抱殘守闕不爲無功第蠹蝕
之餘夏五郭公均取不免畢公又獨
以已意分爲門類藁猶未脫瓜代匆
匆嗣雖卒業省垣而塵俗之累酬應
之煩亦如余之今日其能有善本乎
畢公去今八九年矣此八九年申星
回歲壇人事幾更不無可紀之跡乃

司是邑者率多權攝席尙未暖驪駒
在門亦何遑及此編摩也余以道光
丁酉四月來宰於茲問諸耆老以所
急凡厥要務俱已次第舉行至己亥
春將以引

見比上先是亦嘗留心續志而纂而
未成至是始與邑紳周蓮峯及諸紳

士共就之諸耆老乃進而言曰吾侯
之於會可謂勤矣聞夫修志之役或
三五十年而一舉或八九十年百餘
年而一舉猶苦其煩侯於吾邑旣已
急所先務其乃以八九年事蒼之而
續志且當匆匆就道之際不憚殷然
採葺之飛心乎吾民何以樂此不疲

也余曰子亦知余之樂乎其地則中
土也其世則蕩平也其民則都聚也
諸耆老引養引恬熙熙乎太平之代
而余得從容載筆於其際以視隆萬
以前之會邑其時之苦樂何如也耆
老曰然遂書之以爲序昔道光十有
九年三月知縣事臨川徐敬信軒識



刻會寧縣續志序

邑侯臨川徐公旣調張掖踰半年
走急足寄示巨冊二發讀之會寧
續志也手書屬範爲刪潤掇刊大
指以築城垣建驛館郵貧之舍掩
豁之園皆近所增益範與有勞焉
而官師選舉旌典荒政亦宜以時

紀錄俾後有所考門類悉仍前志
分上下兩編舊已述者不贅十年
來因創之故大略備矣範因慨流
俗士大夫視其官如傳舍鮮有爲
民計長从者侯履任僅二載百廢
俱興旣去而猶惓惓若此何怪吾
父老子弟西望依戀誦祝不衰哉

邑志擬於前明萬歷間久已湮沒
不傳 國朝賢宰若楊若金若黃
皆有志未果迨道光十年畢公光
堯網羅放失始成前志十二卷用
心甚勤然以文獻無徵未臻詳備
設當事者皆如侯之因時纂輯聯
而書之何慮漸致闕略乎範老矣

重刊集
學殖荒落雖承侯命曷敢妄有增
損謹爲繕寫付梓而繼任錢唐陳
公與侯爲莫逆交賢而有文章其
所作有裨事實教化或亦侯所樂
得者竊掇十餘篇附載之云道光
二十年三月修職郎前府谷縣儒
學教諭邑人周西範序

續修會寧縣志凡例

一前志成於道光十一年二月其編葺自十年止今所志以十一年爲始

一前志分十二門今所纂葺僅數年且係續修不欲有所變更而微著應改之義於小序中以俟後之操筆削者

一前志十二門今所葺祇七門每門各有小序其無志者亦有小序繫之申明未續之故

一前志雜紀所葺均有未當今改歸一條入建置志中

一前志分十二卷茲編爲數無多僅分上下二卷

一志例向不收本地見在人著作茲編所採藝文無多不忍割愛各從其類存之以俟後之載筆者定棄取焉

續修會寧縣志姓氏

纂修 會 寧 縣 知 縣 臨川徐 敬

參閱 會 寧 縣 訓 導 蒲城楊 暈鳳

校字 會 寧 縣 典 史新城黃 九疇

同纂 陝西府 谷 縣 教 諭 邑人周 西範

分編 附貢生 候選 府 經歷 邑人柳 效祖

拔貢生 候選 教 諭 邑人盛 烈

孝廉方正 西安府 儒學 訓導 邑人范 希淹

拔貢生 候補 教諭 署 玉門 縣 訓導 邑人范 希湖

陝西 洋縣 教諭 邑人 牟祖蔭

分校 議叙 縣丞 邑人 范希灝

副貢 生 邑人 范希仲

江西 候補 縣丞 邑人 楊鼎

續修會寧縣志序例目錄

徐序一

周序一

凡例一

纂輯姓氏一

續修會寧縣志目錄

卷之上

圖象志 有序

輿地志 有序

建置志 有序

城池關廂

館舍

義塚

養濟院

節烈坊

風土志 有序

賦役志 有序

郵政

學校志 有序

書院

義學

典禮志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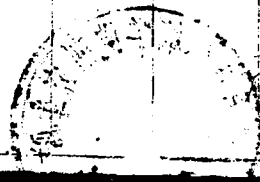
秩官志 有序

知縣

人物志 有序

烈女

選舉志 有序



舉人

恩貢

拔貢

歲貢

武舉

卷之下

藝文志

有序

記

碑

傳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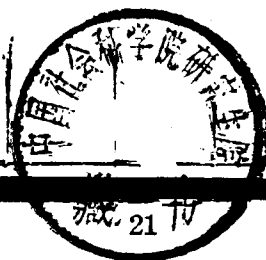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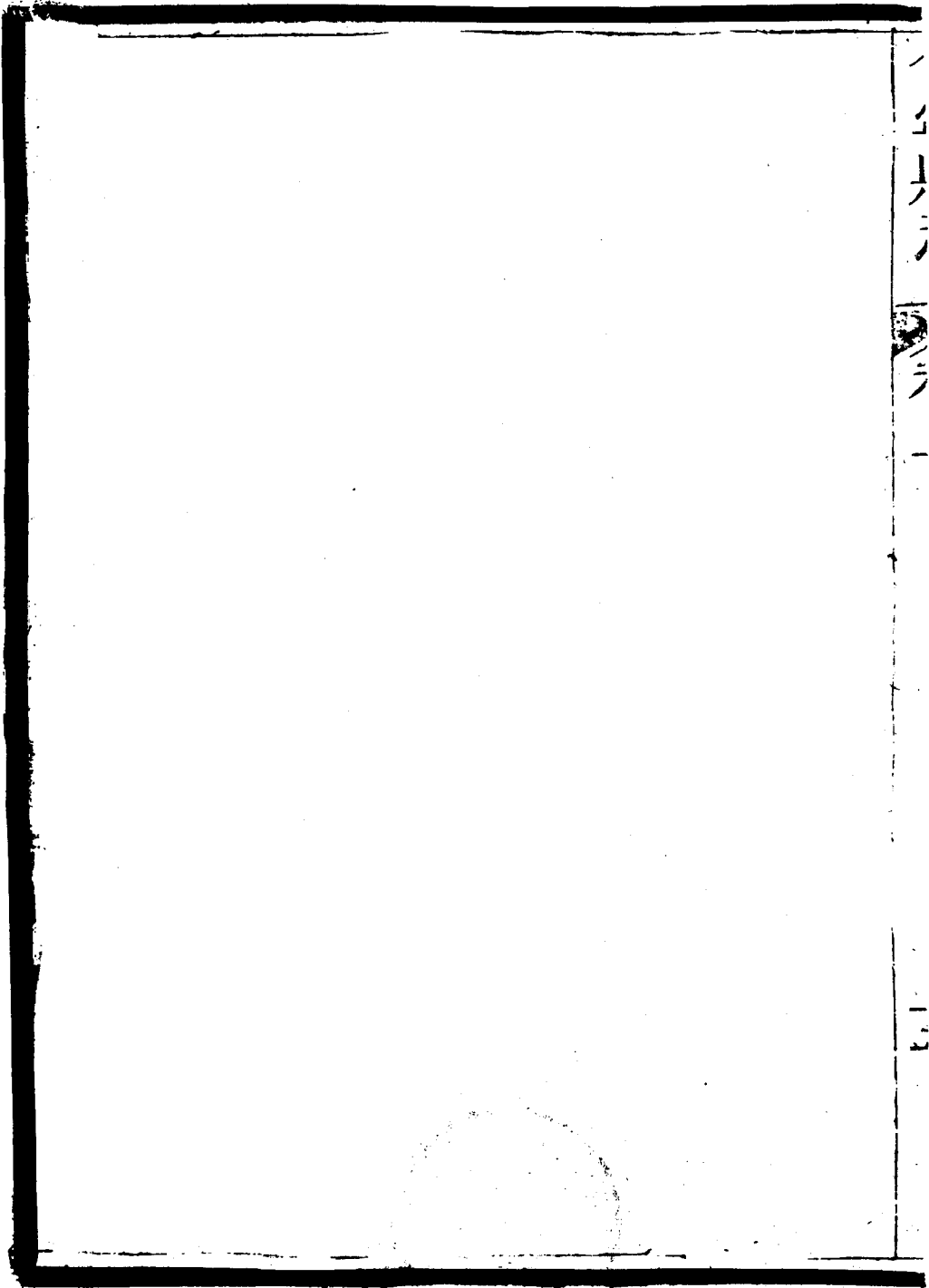
頌

詩

雜紀志

有序





續修會寧縣志卷上

圖象志

前志列圖象其一爲星野餘五爲邑境爲城垣爲縣署
爲學宮然圖象以天文爲主而邑境以下皆當屬之輿
地至論天文則鶉首爲秦星井鬼屬雍分秦雍地方數
千里若會寧一邑不過百分中之一耳前志以爲位當
東井則亦東井八宿光象所臨百八中之一耳顧自來
省志首列天文郡邑亦所不廢前志式循其例茲不能
有所加也

輿地志

輿地一類前志分爲九門今規制無更其沿革猶是也
中邊無缺其疆界猶是也崇深如故其山川猶是也井
邑不移其關堡市鎮里甲猶是也若夫古跡則祖厲故
城未夷於北驛麒麟舊塚尚峙於東郊其他隗囂之遺
築渺矣荒垣王曼之牧莊鞠爲茂草前志僅有蒐羅今
更無從搜剔矣

建置志

建置一類前志以爲奠居民資捍衛備積貯通行來莫

不有經營規畫於其間誠哉是言而地處衝邊民多散
析則莫居資衛爲尤亟此城池之圯不可以不修築鑿
之功不可以不志也至於館舍義塚坊表諸門前志未
設雖本類有鋪舍驛遞之紀而司兵以遞公文廩馬以
支急站無與於宦使之夕安也雜記有郭曹諸墓之載
而生存皆在華屋零落亦歸山邱不同於溝枯之孤露
也適館新歌而窮骸乍妥增諸新志不有光歟若中流
砥柱秦天第一坊之登於輿地者以其爲古跡耳今之
所豎遺構旣已無存樹立特從其朔亦建置之類故悉

列於此并改入養濟院之前附雜記者以表哀此窮獨
王政所先之意而他類之無所更移者不復志焉

城池

城 會城建自前明洪武六年知縣事郁彬偕鞏昌衛千
戶傅履始成之恢其制者則成化四年同知羅諭也增
闢西門及西南北郭者則嘉靖間總制劉天和也增闢
東門營東郊及添設敵臺者則萬歷元年知縣戴光啟
也自是規模大備今之城垣其故址也然皆卽土爲壙
未有甃甃之固其砌磚爲堞者則自萬歷三年知縣史

天佑始於後再修於勝國四葺於我朝而乾隆三十年知縣折遇蘭之舉爲最後亦爲最堅顧踵其任者因陋就簡遙遙七十餘年土之崇者夷而爲道路矣甃之累者運而爲井竈矣樓之岑濠之浚者化而爲荒烟塞而爲蔓草矣道光十八年知縣徐敬詳請各上官謀諸紳士倡捐修理七閱月落成高低寬厚悉仍其舊而敵樓角樓周圍堞堞一律整以新甃額其東之門曰九霄紫氣南之門曰西陲鎖鑰西之門曰萬里雄圖北之門曰屈吳保障皆敬所自書由是屹中固外視昔有加焉

池 城之有池始可以資審築繼可以阻戎車易所謂隍是也若久廢不治則城復於隍矣泰之上六戒之虞泰極而爲否也會邑之池自明劉天和浚治後屢疏屢塞至 國朝康熙年間兩經地震城旣告圯池亦就平大有復隍之象而百餘年來邊境又安桴鼓不事人且不
知有城之利何論於池然有備無患捍國良謨道光十八年知縣徐敬於修城之際鳩工開浚周圍抱城惟西南之因河爲池者則仍其舊焉

關廂 城外有城古所謂郭今之關廂亦郭之制而郭必

周城關廂則因地制宜或有或無會昌關廂有東南北
三城而而以河爲界東關早爲居民募修完固城樓亦
重建惟南北二關頽圯過甚道光十八年知縣徐敬一
律修整南關城上舊無敵樓庀材補建自題其額曰威
鎮重關由是其制始備

館舍

青家驛離城九十里有驛廢在東門內額設官馬以備使
節之往來然駐宿之館則向假於民家湫隘曷塵不堪
棲止道光十八年知縣徐敬新建公館一座計三十二

間每遇賓僚過境不借民房里塵無冠蓋之擾旌節有
暇豫之休居者使之行者亦心喜焉

義塚

會邑土瘠民貧屢遭儉歲窮乏之家或無力營葬且地當
孔道亦有商販過之而一旦奄然將厝寄淺土以待其
家之求舊有義塚地一區鱗排叢次人不能容道殣者
遂有暴露之慮矣知縣徐敬捐廉買東關外地一十三
垧有零以資揜骼埋斃之舉計可安葬千棺立碑爲志
而置籍可科以番人遠焉

養濟院

會邑養濟院舊有其名而址不可考相傳謂在北關外然前志既無足稽而故老亦不能指道光十八年知縣徐敬卽北關版前隙地造土房一十八間外築圍墻一道內分男女兩院門首樹小坊一座以標識之捐錢生息以爲養贍孤癯之資案存縣戶房

節烈坊

坊在縣城北門內年久傾頽相傳前令徐文璜女名蘭英未嫁聞所許字者訃遂以死殉邑人爲立坊表之道光

全唐書卷之三十一
一
十九年知縣徐敬命工修治舊題字尚可辨識乃康熙
丁巳爲典史汪玉虹妻陳氏立者婦事蹟具前志因不
著坊所在遂沿訛爲徐烈女耳敬爲捐貲重建額曰節
烈流芳誌歲月焉後任陳塘樹碑紀事文載藝文類中

風土志

天道十年一變人事則準以三年若風土有不可以世
計者魏儉唐勤周家之風俗如是而今猶是也斗縣火
出有夏之時令如是而今猶是也毳毛羣尾唐虞之物
產如是而今猶是也前志載此間風土習戰尙方則取

諸漢史祈年合釀則溯諸秦風產鐵饒絲則原諸宋乘
志修於 今上之十一年去今才八年耳婚葬以時
飲啄如故猶是前代之風則亦無庸再紀矣

賦役志

惟正之供三代不免我 朝定鼎以來雖賦役之法時
有變通而無前朝免役之令手實之法民之相安於休
養生息者豈獨會邑爲然會邑之民其休養生息又豈
獨數年以來爲然哉前志旣已備載無待贅詞惟撫恤
之政因歲收爲劑量非有一定之程而會邑瀕年以來

收成歉薄民之得免流離者皆賴振恤之

恩優詔時頌民氣漸復又何莫非休養生息之效也故

著於志如左

國朝

道光十一年旱詔緩征錢糧借給兩月籽種口糧

十三年旱 詔緩征錢糧

十四年旱 詔緩征錢糧借給兩月口糧口銀

十六年旱 詔緩征錢糧借給兩月口銀

十七年旱 詔緩征錢糧借給兩月口銀

學校志

知縣徐敬初莅任謁聖之餘進諸生而問之以學宮曰
前宰施與尹迭修之廟貌如故也問崇聖祠曰前宰施
與杜遞葺之棖楠亦如故也問明倫堂曰前宰畢學師
楊協修之疊草亦如故也問忠孝節烈諸祠及尊經閣
曰一建於前宰楊一建於前宰管一建於前宰錢修之
者李美輪美奐亦如故也學額未改藏書已亡卧碑
聖諭遵守之弗違祭器樂舞度藏而無失前志盖歷歷言之
矣惟書院義學有其名而無其實冠士之藏修童年之

講習函丈所資蓋缺如也敬因卽舊規而捐廉以濟之
事兼教養不可以不志焉

書院 枝陽書院在縣西關每歲延山長主講月舉一課前
志稱存錢二百千交商一分行息以充生童獎賞之資
數年來續捐至千緡道光十七年知縣徐敬又續捐二
百緡計共一千四百緡其息漸多每課可給獎資六十
文以其贏餘爲鄉會試者酌助資斧惟山長修脯向無
經費官爲捐辦或有中輟者矣徐任按月致送歲奉錢
七十二千文踵而行之擴而充之是所望于後之君子

義學 枝陽學舍在南門內關帝廟右前志載每歲官爲捐
廉教讀然亦時舉時廢知縣徐敬循例歲捐錢三十六
千文小學之師藉資膏火惟願後來者加意蒙求仍而
勿替云

典禮志

國有與立者禮是也禮之大者在一朝其次則在一邦
其次則一郡其次則一邑禮求諸邑其爲禮也亦僅矣
然數典必有祖一朝有然一邦有然一郡一邑無不然
前志載會邑典禮首在文廟之祀按月令仲春上丁樂

正習舞釋菜卽其典之祖也次及社稷月令之仲春命
民社其祖也次及風雲雷雨山川城隍月令孟春之命
祀山林川澤仲夏之命祀山川百源命百縣雩祀有益
於民者皆其祖也次及祀先農耕藉田月令孟春之元
日祈穀元辰躬耕亦其祖也至若鄉飲酒禮則祖於儀
禮之鄉射講約事宜則祖於周官之讀法於戲有其舉
之國無小邑何必不然哉前志載之甚詳令無所增益
焉

秩官志

書有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易有之曰久道化成吾會
爲州爲縣改制不當而官之多則莫甚於元明元時自
知州以下爲職八訓導多至三人明時自知縣以下爲
職十有一驛丞多至四人然當時之治未見其遠過於
今也 國朝立法至簡裁汰冗員會邑僅知縣一訓導
一典史一驛丞一後并驛丞裁之而民氣蒸蒸治軼前
代者何歟梳櫛稀而膏沐沃也况任久則民情易悉風
土周知利可興而弊可革教可施而養可謀民亦相忘
於出作入息之餘如子弟之親其父兄記所謂習而安

焉此邳隆之上理也會邑三長官十餘年來惟縣令時
有遷調若儒學若典史皆仍而未改亦未見教課廢而
刑獄弛也茲特志知縣一職見守令之難為而官轍之
不常其任之載於前志者不列焉

知縣

國朝

道光十一年七月署 亢家駿 江蘇吳縣人監生

道光十二年三月署 程崇勳 湖北江夏人監生蘭州府經歷

道光十四年八月署 保忠 蒙古正黃旗人候補同知

道光十五年 李慶蕪 安徽當塗人監生
七月回任

道光十六年 冀修業 山西介休人辛巳舉人

十月 署

道光十七年 徐敬 江西臨川人監生

年四月任

道光十九年三月署 陳墉 浙江錢塘人乙未進士

二十年正月實授

人物志

前志之志人物者有六曰鄉賢曰忠義曰武功曰孝友

曰列女曰隱逸勝國以前無論矣以 國朝計之志忠

義者三志鄉賢者五志孝友者七志武功者十有一惟

隱逸無之非無之也 姚媯之代巢許皆思振纓故山

林之跡罕也空桐之人武故吾邑之士其樹績疆塲者
較多然四郊無壘如今日則亦徒拊髀焉若鄉賢若忠
義若孝友亦復寥寥士君子於身於家於鄉於國皆有
不可苟之節或不求人知人亦不甚知之幸而數十年
之間遙遙相望已有旦暮遇之之樂閱其傳者固不得
謂搜採之無多也至列女一編前志之紀七十有六良
以閨閣幽芳銷沉最易非載筆者爲表閭而揚輝則亦
終闕寂焉今之所志亦此義也夫前志成於道光十一
年春所採葺至十年止今雖始於十一年其前志所遺

者亦補入焉

列女

邢氏吏員馮哲妻年二十七而寡撫其子登霄及從子登閣織毛褐以活登霄既娶妻段氏復早死與段並撫遺孤嘉慶二十一年卒守節五十載道光十年旌

段氏馮登霄妻卽邢氏婦也年二十八登霄沒遺一子與姑共撫之貧甚常忍饑織紡不令人知姑篤老又以傷子病極盡孝養道光十年旌時守節已五十載

章氏張重英妻事舅姑以孝聞夫卒年二十七誕遺腹子

鞠之成立道光十年旌時守節已三十八載

和氏生員楊承澤妻年二十一承澤卒教遺孤甚勤守節
三十三載未嘗有笑容子著入學食餼始一啟齒道光
十年旌

柳氏和瑛妻姑患風痺倚若左右手及歿毀幾滅性舅病
疇隔哀號籲天卽愈繼姑長于婦僅一歲婉敬不衰寡
時夫祖尚在減縮衣食奉兩代甘旨孤景穆童年入庠
人謂母教焉道光十年旌時守節已三十一載

趙氏吳宗孟妻年二十四夫故奉親撫子殫極心力身爲

人碾米搗糠覈食之事夫伯母如事夫再從叔 父如
舅道光十年旌時守節已五十二載

姜氏拔貢生李可梁妻夫死時年二十五無子撫兄公子
念德爲嗣如實出腹道光十年旌時守節已三十五載
楊氏范應翼妻事孀姑不怠妯娌或虐遇之無忤色侍夫
病數月不解帶及卒三日不食乘間吞苦杏仁死時道
光十年十一月也十二年旌

吳氏監生武鎮妻二十七喪夫事親孝課子嚴道光十二
年旌時守節已三十二載

胡氏監生王聚臣妻二十八寡居遺孤僅數齡姑疾口哺
湯藥道光十二年旌時守節已二十七載

王氏孫兆璽妻夫亡時年二十四子裕庭甫生毀容截髮
誓不嫁道光十二年旌時守節已二十六載

王氏范全雍妻夫喪子幼母家欲奪其志遂絕歸寧躬奉
稚奉舅姑生死如一子廷蘭未壯天遺一孫與婦任氏
交撫之嘉慶十二年卒守節四十七載道光十二年旌
任氏范廷蘭妻二十六夫死子殿英僅三歲日不得一飽
或諷之嫁以死誓孀姑王氏哀之曰汝且奈何對曰范

氏兩世只此一綫姑能撫兒夫兒不能奉姑撫子耶王
且泣且歎曰真吾婦也雖然其事大難汝有志當一從
吾教婦雪涕惟命由是姑婦相依以老雖親串罕睹其
面迨七十餘道亡姑言恒慟失聲道光十二年與王氏
並旌時守節已五十二載

余氏生員楊登霄妻年十九登霄卒欲以身殉夫祖父母
父母哭曰不爲四老人計乎則噉然起撫夫弟登科子
子之道光十二年旌時守節已三十七載

盛氏楊登奎妻夫天春績事衰舅備洗腆自陷糠粃舅臨

有身身元 卷一
沒淚溢皆曰苦吾婦苦吾婦督子涵甚嚴道光十二年
旌時守節已二十五載

和氏王永福妻永福病草目婦泣婦曰君不諱老親穉子
有妾在後皆如其言道光十二年旌時守節已三十六
載

康氏范守清妻十九喪其夫欲從死從姑南氏老節婦也
勸之食曰汝家宗緒賴汝兒汝死若呱呱者何使殉夫
可塞責吾早爲之矣遂茹痛撫孤道光十二年旌時守
節已三十九載

張氏生員范儻妻嘉慶八年舉室病疫儻方危篤而祖及
父母相繼沒氏獨手經喪事不令儻知儻卒矢志撫孤
與從姑康氏以苦行相砥礪道光十二年並請旌時守
節已二十九載

張氏楊河妻道光十二年四月夫病歿大慟投水寤死是
年十二月旌

程氏張宗元妻夫死張目視婦泣撫曰夫以親老兒幼也
平妾敢不勉遂瞋及舅姑相繼殂母家欲奪之誓以死
乃已也道光十二年旌時守節已四十二載

梁氏廩生馮漢傑妻夫沒厲志自矢御事俯育人稱之道
光十三年旌時守節已二十八載

周氏俗生郭存壽妻侍姑疾竭誠盡道夫亡將身殉父垣
助以撫孤母徒死道光十三年旌時守節已二十五載

王氏李繼廉妻繼廉瞽廢給奉周至道卒方有娠五月終
以撫孤稱歿時年六十有三守節四十一載道光十四
年旌

余氏張嘉貞妻十七而嫁二十二寡四十五卒守節三十
四載道光十四年旌

南氏宋朝鼎妻二十五夫死賣餅養其姑子長教之讀道
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二十六載

張氏馬中矩妻夫亡欲殉夫兒循正曰吾以子紹融爲第
嗣將誰恃耶且老父在子旣長舅歿慟曰吾事畢矣又
祈死子號泣不離乃止道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三十

三載

章氏張全孝妻全孝死撫其孤恒裕恒裕死撫其孫鶴齡
道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四十四載

王氏廩生稅捷妻哭夫絕復蘇者三翁姑慟曰婦欲棄我

及遺嬰死耶乃抑哀終事道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三十八載

王生員和愷妻愷卒顧衰翁及遺息不敢殉道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二十五載

栗氏監生楊濟妻夫亡事祖姑及舅姑無失禮撫三歲孤毓玟閱二十年毓玟又死更撫其孫視諸從子如子毓璜幼喪母恩養尤篤道光十五年旌時守節已三十載楊氏蒲源靜妻撫兩孤事二親處婦姒莫不宜道光十七年旌時守節已四十九載

田氏王新妻夫歿遺子甫八月道光十九年旌時守節已
二十七載

張氏楊毓瓚妻年十八嫁嫁一歲夫卒旣歛夜持夫遺帶
自經死道光十九年旌知縣陳墉撰碑銘文載藝文志
中

邢氏尹三聘妻事舅姑孝甚祖姑年八十尤愛之動止與
偕每歸寧一茶卽去曰大母倚門望矣三聘病篤屬曰
而無子我死好爲計婦噉噎自誓血隨涕注三聘死家
人窺婦無必死意越日祖姑欲噉粥泔米炊竟俟徹入

室从不出或矐之赫然死梁間面如生兩眶汪汪淚祖

姑來撫尸哭淚益湧扶去乃瞑時年二十一云

以下五人姓氏

已見前志而事蹟不詳因取其信而有徵者補書之

范氏生員王醇義妻夫死三日不食又私啖苦杏仁遇救

免或勸以勿傷老人心乃止父母卒後不復歸事舅姑

極孝養雖旣歿有佳味必薦乃敢嘗

和氏監生柳杰妻夫亡舅姑曰是善事我外甥丁符有甫

生失怙恃攜歸與已子承祖共撫育不稍異視後同時

補諸生

王氏生員蕭潤妻家故儒也解文義佐夫教其弟夫病年餘供侍無少懈及卒號慟不絕聲鄰舍皆哭預儲苦杏仁竊吞之就棺側卧察之已畢矣

吳氏生員蕭映芝妻夫卒哭甚死復甦顧其孀姑老耄極痛無淚不能聲注目息咻咻而已乃不敢過哀百方慰解之姑得依以爲活者又十餘年子馨六歲遣就傅授以父書曰勿毀棄力不能再購也或從羣兒戲輒杖之曰兩世苦節不卽死者徒以兒在不讀書猶無兒也兒不念寡母獨不念亡父祖母乎涕泗交頤下馨故卒奮于

學登道光壬午賢書

選舉志

選舉之法成周最精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後世士子貢舉科目之權輿也凡官良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又後世士子入官從政之權輿也會邑有元以前甲乙科之名籍失傳前

志載其舉於鄉成進士而仕通顯者則自有明洪武間
曹銘始嗣是釋褐通籍志不乏書要皆由民材而論爲
秀士則類官之選尚焉志雖不能備載載其貢於學者
其由武力吏員起者亦士也而在事後爵位定後祿邀
餘榮以及其親又人子之盛心前志並列之茲志踵成
亦隨其有無以登簡爾

國朝

舉人

道光 辛卯 恩科

張思湛

道光壬辰科

張健翽

副榜

道光丁酉科

柳溥

道光己亥科

康燕惠

副榜

恩貢

道光十六年

丁符有

拔貢

道光
丁酉科

柳宜寅

歲貢

趙永清

張玉衡

史憲曾

宋澄

張維

王敦化

張際霄

武舉

道光 甲午科

柴逢春

道光 丁酉科

張鳳翔

續修會寧縣志卷下

藝文志

文有體裁採選政者亦有體裁故李尉答書不登於蕭
集劉幾澀體見斥於歐公若夫志乘之載藝文惟其有
關於事地者則登之登之非他所以資後人之考索也
豈無閉戶著書盈編累牘而揚摧古今嘲吟風月無與
于此土之山川彼都之風物則載筆缺焉今之所志爲
時未久所集無多其官遊於此而文資故實者則亟爲
錄之其爲邑之士大夫所撰述而人尙見在者則從其

類以附之以俟他年之論定焉

國朝

記

重修會寧縣城記

知縣 徐敬

道光十有八年余重倡修會寧城八月吉日旣落成諸紳士張燈懸彩設筵宴以落之民之老者壯者周遊於樓楯而喜曰此吾侯版築之功也卒之騎者步者巡視於墉堞而慰曰此吾侯捍禦之資也商者賈者往來於孔道者咸仰觀於墉櫓而歎曰此會宰維新之跡也余聞而愜然曰嗟乎吾何以

得此稱於諸人哉憶余集事之始商之於彼都人士僉曰太平之世奚事此且上臺以經費有恆情之亦未必允若欲鳩衆力而爲之則連年荒歉民力恐不支不如且已也余笑曰事患不爲耳爲之將必有成於是首捐資以爲之倡舉以工代賑之說進之於上司上司不以爲妄而邑之民亦相率而輸將恐後計集金萬餘兩畚者甬者築者鑿者運薪水而爲食於衆役者日數千人初猶不迫其功程慮其餓之瘠而力不足也繼復寬與以工費恐其家之顧而爲不勇也其時堅余志者一二人耳襄余功者六七人耳而數閱月間事卒有

成今且偉然屹然計其堅固之資若可百年而回憶初心惴
惴乎其未敢遽必者今何以得此稱於諸人哉夫會之爲邑
首曰襄武次曰被陽次曰祖厲次曰烏水至三國時屬魏始
有會寧之稱於後改烏蘭改西寧改敷川改保川又改縣而
爲州然其城郭皆遷徙不常至明初始復舊稱移今治則其
地之險而難爲守亦約畧可知今雖桴鼓不聞鎖鑰不事豈
得曰戎馬之障可弛於一日也且數年以來二麥歉收糧無
棲畝民往往散之四方其安土重遷者有相率作溝中瘠耳
有司雖憂之蒿目窮簷將何以濟今幸得食於城工以其餘

爲田作遭時之和歲且告登滿篝滿車有磬鴻安堵之慶余
亦可藉手告無罪於吾民矣是不可以不記其時同官襄事
者爲儒學訓導楊翬鳳典史黃九疇督工者爲府谷縣學教
諭周西範拔貢生候選教諭盛烈府經歷職銜柳效祖孝廉
方正西安府學訓導范希淹拔貢生候補教諭范希湖議叙
縣丞范希灝陝西洋縣教諭牟祖蔭副貢生范希仲江西候
補縣丞楊鼎也

青家驛新建公館記

知縣 徐敬

青家驛去邑治東九十里自界首入峽兩山屹立一道蜿蜒

卽古之寒陵關也舊有一驛丞一巡檢設廄馬以備皇華之使則驛丞掌之巡檢備盜以妥行人法至周也後乃漸廢弛有大使役波及居民 國朝并驛丞巡檢汰之而額設之

馬俱屬之令民甚便之然或星使所往來大僚所至止駐節之宇仍假之民間夫役之擾鷄犬驚之湫隘之苦搢紳難之矣余相度其間有官地一區因爲捐廉俸建設公館一所計三十二間門廡堂壁煥然翼然自是驂駟上路賓從如歸可無庸借榻於閭閻矣夫鄭風緇衣之詩三稱適子之館其羔裘之卒章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是必其君善於柔遠其大

夫亦能體君之意故有邦彥之稱余於此間區數椽之構豈足以當此而其改爲改造亦猶古人緇衣之好也館旣成爰落之而爲之記

捐買義冢地記

知縣 徐敬

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晉之覬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覬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夫介夫之死非無葬地也而子罕哭之之哀如此况於鵠面鷄形生涯有盡烟荒草蔓死骨無歸爲有司者得無有匍匐之懷乎會

邑舊有義塚，人叢雜，無隙地，遺骸委骸，狼藉路旁。余盡然傷之，爰買民地一十三垧，以爲窮枯葬埋之所。約計可下千棺，立石以爲之誌，而存牘戶科夫千棺之地，易滿也。而余之心未滿，然豈無惻隱之有司，繼余而爲之區畫者？余惟盡匍匐之懷而已矣。

捐建養濟院記

知縣 徐敬

嘗攷呂覽，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者，授凡杖行，糜粥飲食，竊怪聖世衰老之養，不施於終歲，而僅於一月行之，不已儉乎？不知成周雖盛，其地無萬里之遙，其民無出疆之徙，衣帛食肉。

養老有資仲秋之舉蓋王者乞言之典分頒於州里耳然四窮無告當時之民亦所不免况今幅幘之廣較成周不啻數倍其民又不知幾倍蕝土實所資豈能周給則其饑寒切身窮而無告者所在多有卽以會寧言之偶逢儉歲懸鵠枵腹者纍纍此亦守土之憂也向有養濟院一所年久頽廢前志僅載其名而地不可攷爰捐俸資於北關外殿前隙地造土房二十八間外築圍墻一道內分男女兩院門前樹小坊一座以爲之表復捐錢付典生息分大小口給與口糧以資養贍雖不能如成周之授几授杖亦庶幾饑寒之可免於有司

之分亦少安矣是爲記

會寧縣廳壁志

知縣 陳 壩

凡還往京師秦豫山左右貴人冠蓋必道會寧防兵遣戍急
遞相隨屬東南行省轉餽帑金五百萬兩運官百人上下蒙
古王貝勒台吉西域諸部王子阿奇木伯克前後藏達賴堪
布班禪年朝歲貢重譯查至青海新疆南北徼重臣邊帥馳
符傳者且三四十駱驛更代蹠跡而輻湊車馬供張廩餼小
拂意縛撻隸卒搪撞譟罵麾縣令如奴故常選用材幹捷智
能忍詬者不問資敘邑于鞏昌壤地最大樸訥畏法然沿邊

牙牙碁置與他郡縣相錯者以十數風尚遂雜東界靜寧隆
德其人善獄訟西連安定金舉蘭其人機械少誠南緣通渭
入秦定其人頑鈍難道語北跨靖遠達中衛旁出固原鹽茶
其人很忮嗜鬪輕死殆習染所移云土苦澀無水利北境尤
高亢雨稍失時人畜病暵多棄妻兒委田宅散走卽他方枯
瘠沙磧不繁種植婦女率惰拙納手坐開口待哺往往凋劫
匱乏晉秦馭賈規業產以倍息沒入之故愈困殆其些窳難
治如此然令之能權利害緩急者多重郵驛輕民事雖大吏
舉課殿最亦或先彼後此或陰遣輿僮騎兵偵刺之故宰是

者焦毛髮竭精髓惟閃榆賂犒取媚獵譽而已鮮有暇力爲
民營長策便計者烏虜舍本而逐末圖細而遺鉅未見其爲
知務也已亥正月墉奉檄攝印已而上官不以爲不肖疏請
卽真然屈計一年所矣養者何教者何無渺忽澤及百姓猶
覩然貪位戀食苟媮取容曠官負職之罪可勝數耶每坐堂
皇臨吏民不自覺慙汗之交下也邑屬有修志之役得悉前
任人姓氏仿古題名例刻石陷廳壁間觀者考其年月揆其
政事從而指之曰某賢也某能也某弊某革也某利某興也
某某庸碌充位者也某某巧宦速化者也公論不可泯民曰

不可防賢否之故章章明矣過客之毀譽大吏之喜怒竟安在哉壙因以自警并使後之人知法戒焉

退食亭記

知縣 陳 壙

余治會寧旣卒歲于私宅前建室三楹以蔽雨雪名之曰退食亭客曰詩之言退食者毛鄭異義子何從曰從鄭古者食有等食而退則無所不退矣儉之至也勉而自乎公正直之謂也儉以直則服以稱其德素以表其度其出入有不委蛇者哉晏子爲齊相脫粟之飯三弋五卵則可謂能退食矣故能光輔其君以興其國宣秉吳隱其庶乎奢則貪貪則撻狼

顧而鴟望炎炎而自焚洞房清宮猶園土也珍饈豐饌猶鴟羽也當食而歎仰屋而嘖有一日暇豫乎哉故曰貪者常憂不足廉者常樂無求少思而寡欲也會寧賦薄用繁祿入餘潤不足以供脯資餼牽不節不儉將安取乎冒沒以取之邦有常刑抑有粟實不得食而退于何有余惟顛覆戮辱是懼非敢妄擬羔羊大夫也

碑

徐烈女碑

并序

知縣

陳墉

會寧桃華山麓有碣刻曰楚烈女徐蘭英之墓康熙三十九

年七月立也故老口傳前邑令徐文瓚女蓋去今百四十載
矣則未知其果文瓚女歟抑非歟以其年考之不甚相遠而
文瓚者江南興化人也興化故戰國楚地意者其不妄歟碣
不具事實本末則未知女所許字誰氏子也夫亡不更適婦
曰節女曰貞疆死曰烈則未知女之死執赴歟抑别有餘歟
就死不一或到或絳或湛或抑藥則未知女之死奚爲者也
然而會人不擇耄穉男婦莫不動色瞪眙曰烈女也過墓必
肅拜太息然後去則瑰志琦行膠結乎人心爲已至矣其初
烈蹟必昭著顯白惜無有紀述之者故從而失其詳歟天敘

民彝終古不泯求其迹而不得則相與咨嗟攀慕益流連而不能置亦其埋然歟事之詳不詳不足爲烈女損益也道光己亥塘來宰是邑士民競請銘烈女明年以碑具告速文益勸塘按今制五品以上始立碑烈女無官封輒碑之者天爵之貴與人爵殊且用古饒娥高愍女例也銘曰

天有顯道白日昭兮迴薄萬古罔燦銷兮彼姝者子矯申椒兮遺世獨立翩以遠兮委茲恒幹渺秋臺兮惟竹有筠節共超兮惟山有雲心並高兮蓬顆蔽冢芳風翱兮明靈衛呵逐鼯猱兮洪陽縮項鮐蠶跳兮騰光千祀激醴澆兮琢詞貞石

愬爾初兮

汪烈婦碑 并序

知縣 陳 壩

臨川徐侯敬有政才治會寧二年百廢具舉慕徐烈女事求所以表之者人曰縣廡北有木坊剝蝕漫漶已久徐女坊也侯遂命工滌出之題字故具可辨識乃康熙丁巳爲前典史汪婦陳氏建者于是父老識舊事者曰是殆遭吳逆之變抗賊不屈者也考之志乘良信侯益喜修整丹雘燦乎復完未幾侯遷去壩代視事邑賢者周君西範來語壩壩喟然曰古者聖賢立教肇自閨門貞潔之性竒烈之行詩書之遺澤國

家之元氣也賢士大夫褒揚而旌異之以厲節操敷治化敦風俗也豈偏有所向哉當烈婦之遭變也城破家亡白刃麻列自非禮義純熟素積生平胡能氣充神定引決於千百獮猢磨牙嚼血之中從容鎮靜如此彼其死蓋死義非死名也安計人之知不知哉今幸而知知且旌且坊矣百十年門沿習傳訛屬諸他氏然是固公共之道歸於垂世翼教而已魂而有知必坦坦無所恨徐侯卽拂拭重題自盡其所當爲耳曾何加於烈婦毫末哉雖彼徐烈女之心亦若是則已矣烏虜徐女名滿人口而實蹟或湮沒無所考汪婦本末詳載邑

志又或逾久而名漸微此亦懷古者所深惜志士所浩歎也
侯以求徐烈女之故無意得汪遂復章徹鏗耀震蕩耳目事
固有中晦而卒顯者殆有數存乎其間歟雖然三才之所以
立萬化之所以行惟此剛大中正之氣維持不敝烈婦之所
爲足以激霜雪而薄星辰與古貞臣孝子並立無二上天之
所以覺世牖民扶植綱常者端在乎是故死者雖不必以此
自見而幽光潛德決不終悶特託於悠悠之口而借徐侯乎
發之茲數也茲其所以爲理歟墉不敏於徐侯無能爲役然
嘗習爲詞章旣已銘徐烈女而周君更請樹汪烈婦碑爰作

詩紀事兼序其意示後之人且以竟徐君之志其辭曰

於女宗陳之良盛容色嬪於汪夫玉虹尉枝陽滇臺蠢驅封
狼寇臨鞏師奔忙君應役隨戎行婉獨處奉姑嫜越終事總
帷張猝豨突隳城隍覆巢卵誰蓋障賊顧笑汝理妝大富貴
當侯王浩然氣填中腸死吾分維宏綱目智并祚洋洋飛隼
下飄緜裳賊顧歎增惋傷嗟烈婦何巍昂芝與蘭爲我香日
與星爲我光孰爲骨珩與璜孰爲腑冰與霜蔡三玉漢樂羊
千載下相頡頏
綸綍恩垂朝堂高綽楔邑中央騎者下
行者望萬萬古流芬芳

楊烈婦碑

并序

知縣 陳 墉

烈婦會寧第二川里人楊毓瓚之妻而縣學生張聯捷女也
年十七歸楊氏事繼姑愼而詳毓瓚業儒刺繡佐讀漏盡無
倦容二年夫邁疾死婦號嘯幾絕姑察有異家人環守之三
日乃好言慰姑守稍怠夜持毓瓚遺繫雉經實道光十有九
年四月庚寅也于是知縣陳墉訓導楊輦鳳受士民狀達諸
上官總督都御史疏稱 旌表如例而毓瓚兄典籍毓璜
復丐墉文勒諸墓道或謂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曰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宜也捐軀命以殉之不亦過歟且窀

窳未安嗣續未立疑若未可死者烏虜此刻覈之論不足以
槩竒節也草木向榮不知霜霰之威匡坐談笑不知泣血者
之所以爲心古來忠臣烈士瘁膺變難碎首穴胷無絲髮顧
慮似一往激厲者之所爲誠以義有重于生而不暇緣飾經
術依託中庸以阻其壯涼之氣也烏虜死生亦大矣魂魄呼
吸之際圓冠方領者邁邁怖裂墮膽區區弱女子顧能皦然
矢志授命如毛猶復忍以刻覈之論鯁鯁然踵其後而繩之
其亦不仁也矣且夫趨死不避獨當其時爲難耳稍有瞻顧
計量之心鮮有得果遂者明季常熟歸德諸公皆以碩慮重

望焜耀當時一旦臨大故濡忍遭廻苟文朝夕泊乎晚節盡
喪生平敗壞詬辱遂不忍言嚮使諸公君亡與亡致命畢志
豈不磊落俊偉與日月齊光哉然則烈婦之所爲胡可議也
烏虜會寧風稱名區詩書之族相望而地當衝劇長民者惟
厲傳趨走是極罕能章志貞教以禮義相漸磨故風俗遷易
浸不逮古下里委巷之中逃嫁媒鬻比比隨屬甚有塗面倚
門賤汗苟媮恬不怪恥者烈婦獨激發邁往一瞑不視焯焯
自立若此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志士端人所爲愴快紆軫
愴樂而不能自默也夫揭揚盛節以風末俗者邑令事也故

不可固讓乃爲辭曰

風颼颼兮木葉下靈邈邈兮何許羌欲從兮幽室阻魃魃雖
肝兮君誰與語縞帶兮翩跹泮遺芳兮君所欣託魂兮飛翥
要之兮重泉雲斐斐兮靈霄擊君祛兮雲之際乘比翼兮雙
翔牽連枝兮余以憇長夜曼曼兮明膏燭之游氛上下兮載
言逐之嗟爾塊塏之毗兮誰不識貞姜之所爲

重修文廟碑

邑人 周西範

學不可一日而或廢學校廢人材無所出詩書所載四代之
學尙矣至南梁始立孔子廟於學學與廟遂相因也後世沿

之制爲常典我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上丁之儀於國學豐於鄉學亦無所吝所以俾天下悉遊於名教之中也吾邑之學建已有年其可考者自明嘉靖至乾隆凡四遷而復其舊趾先令管公增葺之月異歲遷風雨漂蝕蓋五十年於茲而茂草復鞠矣壬午夏我邑侯尹公以黔南宿儒來涖茲土甫謁廟睹破瓦頽垣惻然久之會議廣文請諸

朝發帑九百餘金進邑人之老成練達者董其事若堂若廡若坊若壁補其罅漏施其堊漆自春徂秋工事以竣噫會小

邑也尹侯賢令也廣文白公又明師也俗樸茂故士皆循循爾雅時有畸瑰之材亦不爲詭異怪誕之行可馴而致之道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明者以爲師而以修樸茂易治之俗而進畸瑰可造之材其相與有成以仰答

聖天子右文作人之意吾知其必有大焉者至入廟而執事恪奏假嚴此吾儕臨保之心相勗者久已何贅焉

傳

孝子董元勳傳畧

邑人
柳邁祖

會寧城東四十五里之翟家所有士董元勳先生者孝子也

余少時已識先生之爲人溫淳和粹有古君子之風其後余
官於

朝幾廿載不相聞而先生卒已久矣嘉慶戊午冬奉母喪歸
里過其門有坊巍然表先生之孝也先生之族自元明以來
代有顯仕至先生而隱德不耀者凡數世而先生乃以孝聞
先生家素饒於財而好施德於人嘗歲饑道殣相望掩骼數
千費不貲又出粟以給親族里黨之不食者無慮數十百家
其好義如此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孝者矣夫今世類以能爲
前人守財爲孝耳而不知其封殖歛怨敗名辱親之爲不孝

之甚也先生能推所餘以活千人以貽福於子孫而保世寧
 家光大無窮其為孝孰大乎是是又不可以晨昏寢膳之常
 節論也先生諱開疆元勳其字也子聯科慷慨樂施如先生
 云

贊曰古之孝者無竒節故孔子稱閔子之孝不過曰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已余讀洮陽吳信辰所為先生墓誌
 有侍母病瘡口吮膿血一事是則然矣然不欲以此盡先生
 之孝也故畧而不著云

鄆州學正范紫山先生傳畧

兵部侍郎
 河道總督張井

自古有經濟之才者或不幸不用或用矣委任譎薄不得盡其才此亦有數存焉爾會寧范紫山先生博學好古負其才游京師見

天子聖明羣哲弼亮慨然有用世者撰天下生民利病之故匯爲巨冊規欲陳 奏會大臣已有言及者遂止不上余時在京師與先生託性命交而王省崖司空姚子方侍御輩皆高先生學有體用介余定交於其歸賦詩祖道余爲序其事以贈行忽忽二十餘年矣今年春先生之子希淹兄弟錄先生墓誌訃余乞余爲文以紀之噫吾友遂長遊矣才用不盡

天耶人耶於是揮淚而傳其大略焉先生名芝字紫山號椒園其先晉人後家秦之會寧父浩然邑增廣生讀書志聖賢之學閉門授經終身不見官府先生龍眉巨額目炯炯有異彩始讀書日數百言浩然翁授以經義偶設疑難穎悟出人意表稍長酷嗜史漢通鑑毅然以濟世自任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旋以高等貢成均屢薦北闈那繹堂先生深器重之學成而歸承歡膝下甘旨之奉無少缺浩然翁抱疴積數年先生朝夕侍醫藥褰裼溷側必手自刷洗父病偶有加爲之數日不食少間則喜動顏色及浩然翁與母焦孺人相繼下

世先生備物盡志舍歛殯墓皆如禮先後寢苦枕由廬墓側者六年敬事庶母及訓弟著能推先人之愛家人識其意亦雍穆慈孝妯娌無間言會寧當秦豫新疆數千里孔道車馬絡繹差徑出北閭科派歲十餘萬民病之先生書白簡謁當道大吏流涕慷慨爲言民疾苦大吏聳然動容革其弊於時在位諸君子僉稱先生有經濟才可大用勸之仕先生再至京師交日廣名益重然卒無所就人之歸乙亥冬選授陝西西安府咸寧縣訓導先生曰是豈不足行吾志乎入學釋菜行禮於先師卽訓飭弟子敦倫紀端品善行以經法相轉授

廟中笙磬鐘虞之屬捐俸補製若干事春秋二丁歌詩者奏鹿鳴之什親爲正句讀別宮商一依太學樂律益前在成均時所肄習也補修 崇聖祠立講堂及諸生齋屋數十間署

右種樹成林桃李依依不時護持之與弟子言先器識而後文藝士風爲之一變越數年鄂潤泉先生觀察關輔委兼關中書院監院事士之貧而嗜學者必吹噓枯朽代謀衣食之資躬自督課縱以鹿洞學規撫軍賢之列薦牘陞鄜州學正整飭 聖廟培養生徒一如在咸寧時甫踰年送諸生省試遂以疾卒於咸寧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憫惜之弔祭無虛

日於其靈輿之歸也官僚士庶哭者盈路至會寧舉邑皆哭
數日無巷歌者嗚呼觀先生之德在人心可以知其中之醜
蓄矣其他處已與物恤貧憐寡及世系生卒年月詳張翰山
學使所撰墓誌中茲不贅

論曰余備官內史凡天下倜儻雄瑋竒行之士皆得備錄今
來河上又留心經濟才然百不獲一以余所知紫山先生其
抱負迥異凡流使天假之年而大用之其設施必有可觀然
竟以廣文終生平稽古有獲欲盡用之而不得展其什一余
雖媿媿言之孰知余言之不謬哉

王簡齋先生傳畧

先生諱言綸字德音號簡齋永寧里一甲人家貧業授讀嗜學工文誘人循循年十三入泮學使者器重之因贈衣焉乾隆庚寅 恩科領鄉薦仕陝西澄城縣教諭告歸後絕意進取因肆力經籍誘掖後進凡六經四書暨秦漢以來諸大家古文皆研究奧旨手加評點多前賢未發之蘊王講枝陽書院課士有法自柳宜齋先生發解及邑中獲售者十餘人多出其門子晉墀嘉慶戊午科亦列首選凡自告休及歿窮年矻矻足不出里門者二十載餘雖病危時諄諄語皆講學事

自題云明水半杯可識生前行狀清香一炷應憐向後聲名
所校訂諸書力未能付梓學者錄而遵守焉以子晉墀貴
貽封修職郎祀鄉賢

祭文

祭蚩蚘神文

知縣 陳 墉

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二月丁酉朔署會寧縣知縣陳墉
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致祭于蚩蚘神之靈曰民以穀爲
天興鋤汜勝勤農畷也蚤騰跂跂節根之綠恣咀齧也維神
司之秉權振威殄遺孽也舊有造於茲土穎實黃茂仰芳烈

也守土者忝是偷飽廩粟免患掇也東寧方輿式供牲牢酒
芬潔也降監載恩率循故常慰人望之切也尚饗

祭風神文 二首

道光十有九年三月庚子署會寧縣知縣陳墉謹祭於風伯
之神麥已芽矣非雨莫茁菽垂播矣非雨莫植上天仁愛下
民山川之神靡不率職與雲奮雷沛澤將卽而震颯蓬蓬解
駮若拭非一日矣則旱熯枯槁是懼人不得粒食吏不得喙
息敢虔祈于爾大神惟寢戢淫威甘澍融溢相天利甦以飽
以謐吏藉是供租稅靖閭閻逃罪黜仰戴神功曷其有極尙

饗

疇昔閔農民望澤之悲蠲清呼籲神不吐棄其賤愚扇和歛怒如響應聲時雨隨降自亥迄未高下霑足官民胥受大賜夫有所報古之制也敢不具酒脯敬薦壇下尙饗

月日署會寧縣知縣陳墉謹申禱于風伯之神曰卒徒士民奔走來訴麥菽望雨澤又亟疾風驅雲垂合輒離風夜惴惴恐遂萎悴以盡曩者享祀風神不旋車而雨厥有顯效請復之以徼惠於明靈墉惟躬奉職無狀末由感召和氣惟神是瀆罪滋大然黔首何辜於天以更故不獲休蔭遷怒隳德神

不其然用覲顏詣壇爲民乞命罪旣不敢避牲醴不敢愛謹
告

祭城隍文

道光十有九年三月壬寅署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少牢之
奠致祭于城隍之神民命惟麥甘澤是祈吁嗟靈感興而祁
祁吏職不共恩奚敢希明神仁愛哀此窮黎斡旋陽陰膏潤
華滋婉彼婦子豐穰之詒尙克有終萬寶菲菲稽首昭爽曠
無斃思尙饗

祭龍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羊一豬一致祭于龍王之神
曰惟神德位正中應易之乾上凌雲氣下入深泉黃虞御寓
則騰輝吐采與榮光景星炳燭乎圖編覺王敷座則揚靈拱
衛與山林日月統攝乎人天猗

盛清之在宥合萬化于陶甄百神咸秩禋祀無愆神其歆苾
芬鑒明蠲行雲施雨澤溥中田民懷其賜吏答其虔庶有以
對揚

休命而食蘋蘩牲醴之報者於萬斯年尙饗

祭廢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羊豕酒果致祭于馬王之神
曰會寧衝邑也郵驛之政厥惟鉅哉墉忝任此簡閱閑阜瘵
瘳者去之益市健足豐其粟秣用請命于大神是駟駟者
國家所以優使節禮藩服馳書檄也敢告無傷勞無瘵瘳無
暴蹶躬獲福佑不可概量殫精事神敢替其敬尙饗

祭竈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酒茗肴饌祀于司竈之神曰
惟蠶惟脬惟漿惟餗惟芳惟潔惟民之血羅括庖厨烝浮聶
切飽妻飶子豢僮饗客尸位素飧據鼎饗饗神毋貪媚厥有

逸罰尙饗

祭倉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牲醴祀于司倉之神曰衛民以兵養兵以食糗糧芻芟復資民力胼胝戰疥節腹以輸負載牛驢隸鞭于塗或耗雀鼠穀飛爲蠱神其驅除保茲廩庾官無裨販吏無奸偷春秋報德式薦醪羞尙饗

祭庫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兔肩豚醢祀于司庫之神曰藏財曰府實佐邦謀量入爲出如彼泉流恡嗇非寶奢濫招

卷五 身二 一
三
尤制節謹度無作神羞尙饗

祭土地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特羊祀于土地之神曰家主
中霤古明訓也矧司正衙與社並重令尉妻帑族姻賓朋吏
胥徒卒僕婢廝養均獲休貺祓除不祥神亦永有食于茲土
尙饗

祭獄神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以酒肉祀于司獄之神曰氓之
蚩蚩繫命狴牢朽楊縲綬亦陋其遭欽恤之柄神旨是操疫

獐不作滌此腥臊尙饗

祭八蜡廟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敢用特羊昭告於先嗇司嗇農郵
表啜貓虎防水庸昆蟲之神粵若稽古伊耆肇茲禋祀惇敘
圖功爰暨後王罔攸墜惟馨

皇帝敬念下民誕敷命庶邦君迪率典曷時旨嘉穆迓田祖
旁烝百神釐宅我大田蓐茶蓼俾殘賊無遺青廬登康年順
成于四方相彼小人越其介稷黍受厥明報嗇則曷敢不恭
尙饗

諸廟祈雨文 二首

道光十有九年六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虔禱於某某之神曰墉治行僭忒刑獄妄加蠲蠲涕羹令不順從天降恒暘以懲不乂彼民無罪既遭詩暴之政復罹亢旱之厄嗟吁愁苦將不得膳父母餽妻子洋洋散走乞食四方至仁者神忍恻置之惟冀惻然哀矜拯以澍雨比靡者蘊萎者起亡者歸謫謾吏之罰禍殃其身家墉甘順受以謝吾民雖死不敢有怨悔謹告

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偕文武具僚虔謁于某某之神曰

墉等變食降服朝夕步禱乞以身塞灾者亦已久矣赤日赫
曦雲雨掃迹陵谷圻裂流亡載途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吏
有罪而罪不及民望澤而澤不降賞罰差違呼號不聞而儼
然被冕服享牢犧其何以答

朝廷立廟崇祀小民匍匐拜叩歸命之意蒙竊惑焉敢告

謝雨文

年月日會寧縣知縣陳墉謹擇肥腴備音聲致祭於某某之
神往以旱故會禱宇下煩懣輿詞煎熬無禮神哀狂愚時雨
滂然又賜容包不卽誅殛伏首感謝且悚且慙尙饗

序

徐邑侯捐修縣城告成序

邑人 范希湖

城垣之興廢一邑之保障繫焉有修必書重之也我

朝龍興以來各直省欽奉

明詔凡在會垣郡邑靡不一律興修以爲千百年捍衛之資
於戲何其盛也顧城池之役創始難繼事亦匪易往往代
遠年深垣頽墮圯灌樹之修其費更甚於謀始無他因其平
而崇之深之故力省至崇者而爲深矣深者而爲崇矣崇其
深而深其崇則力有不支也會邑之城自乾隆三十年間折

邑尊請修後迄今近百年矣嘉慶十三年王邑尊世偉欲修未果歷年旣多頽圯愈甚道光十七年初夏我邑侯徐信軒先生蒞任甫下車周歷四墉以爲修之不亟後更難爲修之不堅亦徒應故事謀所以卽因而爲創者非捐萬餘金不爲功於是商之紳耆僉曰往年王公集衆合謀於豐歲迄不得就况今災歉頻仍民方全活之不暇而欲興鉅工不亦難乎侯曰夫天下事亦人爲耳苟救時有術雖前此未有之事何妨自我創之况以工代賑先賢已有先我而行之者前事之師後事之資也適湖自楚歸侯商之再四遂於冬初首捐俸

若干雨爲之倡邑紳府谷縣教諭周君西範捐助千餘金府
經銜柳教祖捐助數百金會人士感侯之意爭樂輸將經始
於十八年正月閱半年有餘而工告竣其城之毀壞者因先
制而增築之頽廢者視舊基而更張之未備者相地勢而補
建之其池已平者嚴浚之溝斷者連屬之計修城正樓四角
樓四堞墻皆甃以磚一律重新高厚如故而加堅緻焉並繕
修南北關廂南關廂舊無城樓補建如城正樓崎嶇之區一
時巍然改觀雖金湯之固何以加焉是役也不費帑金而卒
能成百數十年不易成之功斯可謂上不負

朝廷而干城有寄矣下不曠職守而作堵有功矣夫末世之
爲長吏者視一官如傳舍務期會催科取上考耳其於邑之
利弊具交視之昔人所謂莧絲燕麥南箕北斗不啻也復誰
計及於衛民之要務固國之本圖哉然則侯之斯舉其爲德
於吾會也甚深湖等受侯之福而不能報侯之德因詳具數
言以告後之繼侯者心體前入之心屢省時葺歲久不至傾
廢會人之幸卽我侯之德愈久而不泯矣侯名敬江西臨川
人董役諸紳士已見侯自記中茲不復贅

頌

徐邑侯倡修縣城頌 并序

邑人 馮鶴舞

自古有善政者必有嘉祥以應之而仁人君子但行其職之所當爲以隨時補救不爲形所格不爲勢所禁權宜審度必要其成則天之陰降其康民之隱受其澤有不能以自已者以此見政與民相關卽與天相通大人之用心何所往而不昭格感應也會寧本州治明洪武間始改縣移今地內城外郭翼如嶽如兩拓於成化嘉靖之年四葺於

國朝賢宰之手今則多歷年所缺齷傾頽不足以壯觀瞻亦無以資捍禦過者嫌其陋居者虞其疎矣夫君子在邑小人

在野邑如首而野如身未有首病而身不受者是以四鄉之
壤連年荒歉菜色載道懸磬生悲我邑侯徐信軒先生自下
車以來念切民依思一舉而兼善者無如以工代賑於是告
諸上憲謀及紳耆巨家殷戶一時爭樂輸焉鳩工集事築鑿
爭興貧寒之家以力作餘資養其妻孥贍其老弱饑民之活
者以數千計畚畝如雲農時不害未踰數月崇墉屹然方刻
土之伊始已甘雨之隨時繼視四郊則禾麥之收成穰穰乎
稱盈阜焉是知人事與天運相感通與人爲善莫大於澤及
斯民而利在久遠斯歡欣鼓舞之氣釀而爲太和康樂之休

豈不盛哉工既竣邑人士張燈彩以落之乃欣喜而爲之頌
曰

爲國守土所愛者民民艱當念民氣當新如傷之痛仰乎至
仁澤及黎庶惠通明神我公之美善政在人養之教之舉而
措之凶年之困參以權宜保民如子毋使餒而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咨汝紳耆有力毋私贊勳成事完此城池貧不惜力
富不惜貲庶民子來趨似靈臺饑者以飽寒鴻何哀人事補
救莫懼天災登登仍仍百堵皆興踴躍稱快和氣潛凝五風
十雨春臺共登不日成之厥功惟誰民曰使君勞瘁不辭格

天之誠見於所施猗歟休哉敬獻慶詞

詩

會寧八景次前志張拱端韻

知縣徐敬

九泉春水

靈泉分道最清幽大似長江九派流

吾鄉有九江合湖漢諸水所匯

古岸微紅生日脚春波濃綠到船頭
滋含芳草催輕漿潤與和風入遠疇
每為勸耕間駐馬平田拍拍散農愁

萬壽晨鐘

沈寥山寺曉窗虛幾杆疎鐘入耳徐
夢境頻醒斜月後名心

一洗戴星初經魚粥鼓還岑寂竹靄松烟自卷舒敲得白雲
低復起淡和朝日到巖居

雪山積玉

玉筍朝天百尺寒雪峰高迴影團團重巒難認鴻泥迹歧路
虛生羊角嘆縣圃琅玕誰待種屏風雲母不曾乾會將甘澤
滋春畝喜與吾民下鋪看

硝岸堆銀

陶山鑄壑任鴻鈞雪屑堆坡正似銀價媿白鹽還作賦品同
丹汞總宜民川原一望皆金氣番甬千家到水濱安得洪爐

終不化朱堤百萬濟孤貧

連城夕照

古心無緒望何賒
殘堞頽垣日又斜
人向荒城尋舊井
地留疎樹待歸鴉
紅輪銜嶺行休晚
滄海爲田事莫嗟
閒趁亂紅方滿郭
支筇一看野滕花

屈吳晴嵐

霽氣如迎紫氣東
嵐光重疊見青葱
堆成暝色三分黑
壓斷崖陰一片紅
曲曲屏風添水墨
蕭蕭山寺隱房櫳
有時錯認匡廬面
五老披襟出太空

桃花艷嶺

千重穠艷列郊坰終古巖巒不放青浩劫長融絳雪液名山
疑應紫微星放牛人倦敲團苙調鶴心閒倚短亭

聖世更無秦隱者但餘遊屐度雲屏

墨池靈湫

半篙濃黑數弓寬龍氣深宵自鬱蟠有本能添三尺潤爲霖
先濟一方乾道能習坎靈斯著澤可同人地不寒福爾蒼生
何待禱 堯天甘澍自瀾灑

桃花山八景

魁樓

知縣 徐敬

桃山何峭拔其上有魁樓高與浮雲齊遠挹前村幽攝衣一
憑覽星漢若可求扶桑送朝旭東見秦關秋欄楯洵紫氣杖
履多清流太乙光下射應有燃藜劉焉得橫尺八吹散伊涼
愁我來興不淺兀坐傾風甌

梵塔

凌空卓孤塔頂禮皈梵王植此堅固根千載閱滄桑榛莽久
已闢花雨諸天香誰當坐其下金經諷鏗鏘鐫名青琅玕始
事今難忘阿育昔范金流傳已不常
阿育王曾鑄入萬四千金塔 何如聚

土石高接烟雲蒼旼焉念初地朝暎生瑞光

杏林

杏林在山麓遍地絢紅綵邊城春風遲此亦鶯花海仙人昔
一過巖壑生光彩劇土瘞丹砂靈根發朱蕾芳姿愜孤賞佳
孕歲相倍方疑董奉居或兆尙書在努力邦人士故事曲江
采惜非金帶圍買春宴僚家

松院

禪者結幽居羣松與之友颯然冷風吹忽作長鯨吼濃陰護
靜院楮坐不知晝攤經却塵目淨綠生衣袖老幹或指窗細

數龍鱗皴但惜孤根下未見清泉激得閒幸半日撫摩亦伊
久何來午磬聲輕烟落虛竇

石室

石室藏山扃天風何騷然中無燒丹火誰復求其元陰森太
古氣閒出蒸菌鮫秋聲入大樹梵唄下諸天何時羽人至坐
誦黃庭篇黃庭洗俗心世累庶能捐余方勤吏事未敢卸塵
肩聊賦逍遙遊攜鞭出紫烟

靈泉

山水本能靈茲泉尤清曠玉乳漉方流珠光紛遠漾一泓清

鑿心况乃鬚眉狀旁有崔巍閣遐覽破塵障涼蟾下波中如
見性月相未必蛟龍歸搗作溟海漲濯纓孔有言飲水袁所
尙便化爲貪泉入咽常無恙

劍峰

卓此爛芙蓉插空見幽峭寒鏗森自出霜氣耿相照袖中有
東海東坡何論此孤嶠但恐寶氣騰仍或千星曜堅與山靈
約隱彩不容耀荆關尙在茲足爲粉本料元精貫當中取神
當遺貌如詭龍澤竒旁觀已相笑

月崖

懸崖已如月崖與月相須有崖月自照得月崖不孤空山萬
籟寂涼影來紆徐下有幽谷幽中鮮居民居霧氣莽蒼翠隱
聽江聲俱覆蓋倒生花吞吐不夜珠賞奇果誰氏舉杯長邀
呼試問南樓夜視此當何如

會寧留別詩

知縣 徐敬

一行作吏此山城兩載周旋與有榮公事每叨助贊力私衷
倍切別離情芝蘭後日深交誼道路隨時聽政聲多少驪駒
珍重意相期顏頰向 王程別同官
蟹匡蠶績愧非才偃室差欣接澹臺均有坦懷陳利弊無妨

俗吏與追陪城垣卜築資羣策教養貽謀待後來但欲諸君
同努力春風馬首一徘徊

別衆紳

不必臨歧選一錢也慚父老意勤拳好安耕鑿當豐歲各訓
兒孫樂暮年占處衣冠真可率 太平租稅納宜先揮鞭東

指秦關路回首閭閻已黯然

別耆老

督種催耕屬望深更將課讀切微忱
媿予曾忝官師責願汝長存孝弟心
萬卷堆牀須自勵八家同井莫相侵
登車我且

瞻

天去鴻堵鴻遠盼好音

別耕讀士民

送徐信軒巨侯入都

邑人

范希淹

誰歟司牧費誠求到處仁
聲子愛留祖水波澄恩澤遠
桃峰日暖惠膏流總教荒邑安
鴻宅不付閒身負駿猷
莒葉杏花欣歲稔民歌樂愷報賢侯

彤廷報最幾人同

黼坐書名媿古隆樹老棠陰歌衆母

風清聊石頌明公行程京國謳思遠著續城垣保障雄此去
天顏知有喜一時名譽滿都中

邑人

柳效祖

桃山峩峩祖水湯湯誰司民牧政教攸彰樂只君子惠保吾
鄉維茲荒邑城垣頽圯竭慮殫精雄規頓起樂只君子永

懷靡已 凡民俊秀不學斯棄慎簡師儒作人造士樂只君子召杜之治 睠茲熒獨蒼蒼靡濟體斯聚斯惠風是被樂只君子永享其利

雜記志

志之有雜紀所以紀其地其人其事之傳或史書互異或聞見不符或出諸稗官小說之中或得之野老山農之口或理確而無證或事奇而不經登之誣誕而失真刪之忍俊而不禁置諸雜部以傳疑也若前志之志祥異當另立一門其志寺觀古墓俱應入輿地古跡門養

濟院漏澤園又當入建置門至仙釋當續之人物門隱
逸傳後此體裁所在不可以系列者也茲惟改養濟院
一條餘以俟諸後來